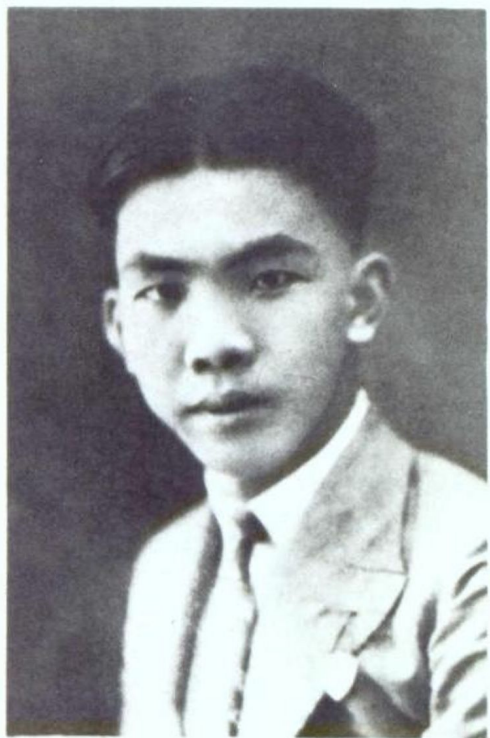


沙飛攝影集

沙飛攝影集

遼寧美術出版社



青年时代的沙飞。

沙飞（1912—1950）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县人。中小学时代在广州受到革命文化思想的启蒙，热爱文学艺术，及长尤爱木刻与摄影（后加入黑白影社），肄业于上海美专。

1931年，为了家庭生活一度从事无线电专业。“九·一八”事变后，他痛感于民族的危难、社会的黑暗和影坛的没落时风，决心以摄影为武器，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力酬壮志。为了抗日救亡，他率先以国防为主题拍摄和报道了两组关于南澳岛的作品，分别为《中华图画杂志》、《生活星期刊》所发表。

1936年9月去上海，考入美专，后结识鲁迅，并在全中国木刻展上面聆了鲁迅先生的教诲以及对他摄影上的关怀。他所摄有关鲁迅的照片，尤为受到进步报刊的推重和采用，因遭上海美专反动当局勒令退学。

同年12月和翌年6月，他以上述作品和反映大众生活疾苦的照片百余幅，先后在广州、桂林举办个人影展，并在自序中提出“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武器”等杰出见地。展品更以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思想品格，博得社会舆论和文化界的极高评价。

1937年“七·七”事变，沙飞在抗日前线采访中第一个以摄影记者身分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辑科长兼《抗敌报》付主任、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等职。此间，他大量拍摄了反映抗日战争、边区建设等极具历史文献价值的新闻照片，并卓有建树地奠定了革命摄影理论；创办和领导出版了我党我军第一个画报——晋察冀画报，并率先培育和壮大了革命摄影队伍，为中国摄影革命，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摄影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序

中国革命摄影的开拓者——沙飞

《沙飞摄影集》的出版
为《沙飞摄影艺术展览》而作

罗光

“我要象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这是著名摄影家——沙飞在旧中国为他自己取这个化名的心情和含意，说明他那时是多么渴望和向往着自由。

沙飞是中国人民革命摄影艺术创作实践和摄影理论探索的先驱者和指引者，他为革命摄影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光辉斗争历程，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形象记录，为革命摄影事业奋斗了一生。

沙飞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受到了进步文艺的影响，尤其是受到鲁迅文艺作品的熏陶和启蒙。他在青年时代曾爱好文学、电影、美术，后来又热爱摄影，并在摄影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摄影不仅是一种观赏艺术，而且对于推动社会进步，能起积极的作用。因此，他明确提出了“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摄影是造型艺术的一部分。”同时批判了旧摄影是

资本家的盈利手段，是有闲阶级把“摄影陷入无聊帮闲的唯美主义深渊里，堕落到逃避现实，醉生梦死的大海。”沙飞以一个摄影新天地的开拓者独树一帜，横冲直撞要为荡涤旧摄影的污泥浊水而奋斗。他利用业余时间登上了祖国南海的国防大门——南澳岛。拍摄了岛上人民的生活新闻照片，如《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敌人垂涎下的南澳岛》。上述摄影作品被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和《上海中华图书杂志》所采用，成为以国防题材为主题的新闻摄影报导的先声。

沙飞为了刻意用摄影这件武器探索暴露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中各种不平现象，他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各个角落，把照相机镜头对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底层劳苦大众，对准在苦难中挣扎呼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他精心构思拍摄了在饥饿中挣扎的人力车夫、流离失所的灾民、呼号求乞的盲人、被奴役的女佣、瘦骨伶仃的流浪儿童、衣衫褴褛的穷苦母亲、怀抱中啼哭的婴儿……等一大批揭露性的摄影艺术作品。这些作品被有识之士称为“大众生活的写真”，“分明是属于另一个时代与另一类型的。”他的探索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注意。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被当时上海最大的一个业余摄影团体——上海黑白社吸收为会员。

一九三六年，沙飞在上海从事摄影与木刻活动，认识了一些进步青年木刻家，还认识了鲁迅和鹿地亘等人士。在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鲁迅见到了沙飞，关切地询问他：“最近拍了些好照片吗？”他对沙飞深入十六铺，拍摄码头工人生活的照片很感兴趣。沙飞参加了鲁迅与青年木刻家林夫、陈烟桥、黄新波等的亲切交谈，面聆了鲁迅的教诲，同时还拍摄了一组鲁迅的可贵照片，生动地记录了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先生轩昂的气质，记录了鲁迅对新兴木刻家的关怀和友谊。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与世长辞，沙飞怀着极大的悲痛，在鲁迅先生的卧室拍摄了鲁迅的遗容。此后，沙飞又将上海各界向鲁迅遗体告别、千万人殡仪送葬、蔡元培、章乃器致悼词和墓前演说，要求举国一致抗战，为挽救民族危亡等悲壮的场面，一一摄入了镜头。这些珍贵的作品，在《良友》、《时代》、《生活星期刊》、《中华图书杂志》等刊物上广泛刊登。为此，当时的上海美专学校当局责令沙飞退学。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日，沙飞在广州长堤青年会举办了第

一次个人摄影展览。一九三七年六月又在桂林初级中学举行了第二次个人影展。这两次展览都得到进步人士陈望道教授、邓初民、千家驹、尚仲衣等的资助和好评。展出的作品中有纪念鲁迅先生的三十余幅，国防前线的南澳岛二十余幅，大众生活五十余幅，风景静物图案十余幅。共计广州影展一百一十四幅，桂林影展一百幅。其中纪念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先生最后肖像》、《鲁迅与青年木刻家的谈话》、《溢然长逝——死后遗容》、《瞻仰颜容的群众》、《送殡群众七千人》、《蔡元培先生墓前演说》、《章乃器先生墓前致哀词》、《伟大的民众葬礼》、《后继者继续努力》等，表现了人民群众沉痛悼念鲁迅先生逝世的悲痛场面和鲁迅战斗一生的伟大精神。

南澳岛部分，作者形象地介绍了岛上的农民、盐民、渔民、妇女、儿童生活，并揭露大批日本浪人潜入南澳岛活动，用以提醒国人警惕日本军阀窥视侵略该岛的阴谋。这是沙飞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自觉拍摄的保卫国防的作品，有重大现实意义，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好评。

大众生活部分有《风烛残年》、《为了生命》、《生命的呐喊》、《人不如狗》、《劳动阵线》、《凄凉的角落》、《被迫离境》、《牛马生活》、《待救》、《弱肉强食》、《中国的孩子饿着》、《抵抗》、《妈，我不拜神》等作品，反映了劳苦大众生活的各个侧面，形象地反映了人民在黑暗社会中为生存而挣扎搏斗、社会的畸形与不平、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不满和要求平等、自由与解放。沙飞还用儿童节献画——耐人寻味的连环照片八张，标题是：①张家小姐白而胖、②胖如冬瓜白如雪、③人家羡慕儿童节、④我家宝宝哭不歇、⑤问是谁的儿童节、⑥中国大部分儿童还饿着、⑦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⑧要生存和自由只有斗争。这些照片反映出作者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与黑暗的旧势力奋战到底，为民族解放、人类解放而牺牲一切的决心。

当时的进步报刊和广大观众认为，沙飞在广州、桂林举办的两次影展确实是改变了旧影展的面貌，一扫过去影展把摄影作为消闲的玩意儿和名媛雅士弄姿作态以及歌舞升平、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奢华腐朽生活方式作点缀的风气，使广大观众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有识之士认为“崭新的摄影艺术之途是由沙飞先生苦苦开辟出来了。”陈望道先生认为：“他的摄

影差不多随便哪一张都是严肃内容的表现，这在现在用美女照片做封面，用美女照片做底面的时风中，简直是一种革命”。千家驹教授认为：“沙飞先生的作品十之八九是对大众生活的写照……从整体来看，除技术的优美外，更有其特殊的社会意义与价值了。”沙飞正是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摄影为武器，来反映大众的生活，揭露社会的矛盾与斗争。他的这两次影展，扩大了革命的摄影艺术的影响，获得了很大的赞扬和荣誉，使他无愧为三十年代杰出的左翼摄影艺术家。

芦沟桥的炮声，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新浪潮。沙飞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怒火，毅然离开桂林，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任全民通讯社记者，适逢八路军北上抗日，首战平型关大捷，沙飞遂向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前线拍摄新闻照片。八路军前总欢迎沙飞到前线采访，并委派他为特派新闻摄影记者到一一五师采访。他目睹八路军斗志昂扬，意气奋发，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艰苦朴素的精神面貌，与国民党正规军丢盔卸甲狼狽逃遁适成鲜明的对比。在采访期间，聂荣臻司令员在百忙中亲自接见他，对他用摄影机作武器参加抗战，倍加赞赏，并鼓励他更好地发扬摄影这一武器的作用。沙飞对聂总的政治家风度、平易近人的作风深为感动，对八路军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感触尤深。因此他再度采访一一五师的时候，要求加入八路军。聂总对沙飞参加革命的决心，表示欢迎，批准了他的参军要求，并给他以特派摄影记者的名义到杨成武支队采访。这样沙飞就成了人民军队的第一个专业新闻摄影记者。从此，沙飞如鱼得水，多年来他追求真理与光明的殷切渴望，在参军后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他以高昂的战斗情绪和饱满的创作热忱，随着部队深入敌后，建立和扩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他拍摄了《解放蔚县》、《攻克涞源》、《收复神箭岭》、《收复浮阮峪》、《收复阜平》、《八路军铁骑兵向塞外挺进》、《聂司令员在前线指挥作战》等许多作品。他用各种角度将古老庄严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八路军拍摄在一起，使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看到，这种生动的画面都感到振奋，感到自豪，对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沙飞在抗日战争八年中，拍摄了许多文献性的历史珍贵照片，如：平汉铁路伪警防队一千八百人反正改编为游击军；百团大战攻击井陉并爆炸煤矿；聂司令员优抚日本小姑娘，题名为《将军与幼女》的珍贵镜头；晋察冀抗日军民代表会议；宋劭文当选为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席；陈舜玉当选为第一个女县长；国际

友人、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记者郝乔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司品列、加拿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印度医疗队柯棣华大夫……等来边区访问与参加工作；日本反战同盟晋察冀地区协议会成立；朝鲜义勇军；张家口解放；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的活动以及张家口工厂恢复生产等题材。

沙飞的许多作品，在边区举行过流动展览，有的在晋察冀画报和其它报刊发表过，生动而形象地介绍了晋察冀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方面情景。他的作品除署名沙飞外，还用过孔望、眼兵、白桦、浪花、白婴等代名。

沙飞的革命新闻摄影实践，发展和丰富了他的革命摄影理论。他在抗日战争以前认为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要利用它做为描写现实诸相的工具。通过抗战摄影实践，他进一步认识到摄影是“负有新闻报导责任的重大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是“锐利的武器，摄影为抗战建国服务。”新闻摄影是从“反映”和“传达”两个方面增强抗战的力量，激励人们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他说：“时代赋予新闻摄影工作的重大任务，在于把我们军区的军民各界在华北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改善人民生活、实施民主政治等英勇斗争情形，把日寇一切残暴与阴谋以及敌伪军的厌战反战等事实反映出来，并广泛地传达到全国和全世界，使全国同胞，使全世界人士知道在华北敌人的后方，有这样广大和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并了解这个根据地的一般情形，相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有光明前途的，更清楚地认识到日寇的残暴、阴谋，以及必然灭亡的命运。”

沙飞在摄影为抗战服务上，为新闻摄影工作者作出了表率。

沙飞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坚持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原则，他认为“不坚持真实性的原则、主观地布置、补拍得到的照片会引起战士产生怀疑，那么新闻摄影就将失去鼓舞士气、争取胜利的作用，虚假的作品，决不能产生力量。”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新闻摄影要“最迅速地反映现实，要紧紧地抓住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并要“最迅速地将所反映出来的现实诸象广泛传播出去，以扩大新闻照片的宣传教育作用。”因此，晋察冀的新闻摄影从一开始就注意对延安、大后方和国外发送照片稿件，在抗战期间向国外进步人士提供新闻照片五万张以上。

沙飞在新闻摄影的创作上，强调新闻照片在注意思想性的

同时要讲究艺术性。他认为摄影是一种造型艺术，一个优秀的摄影工作者，如果“没有艺术修养，则一张照片的画面必然会平淡无力和缺乏美而不易使人感动。”沙飞对他拍摄的每一张新闻照片，都在采光、角度、画面构图等方面经过精心的考虑。所以他的许多作品都象优美的图画，象雄壮的歌，象雄伟的诗篇那样感动人和振奋人心。沙飞一贯追求真实、进步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美的高度统一，同时他还善于把大山、河流、古长城、青纱帐、云彩、白雪等自然现象、建筑特征和人物紧密结合起来，抓住最美好的瞬间，人景相融，使作品体现了真、善、美的原则。这是他遵循鲁迅先生指出的“一般的社会主义内容和对于现实主义的根本努力”的方向，使他在创作上结出丰硕的果实，在摄影美学上作出很大的贡献。

沙飞在革命摄影实践中深感要使新闻摄影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充分发挥新闻摄影的作用，必须有一支有组织的由摄影战士组成的战斗部队。他认为“没有组织没有计划，就决不会发生多大的力量。只有把全军区所有的摄影机动员起来，把全军区所有愿意从事新闻摄影工作的同志们联合起来，才能担负起时代所给予我们新闻摄影工作者的重大任务。”因此，沙飞和他的战友们共同努力，用带“徒弟”、办短训班等多种形式，利用战斗间隙，培养造就了一支革命摄影战士队伍，在全军区组成了一个新闻摄影网，为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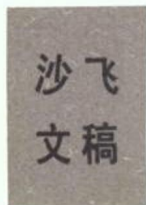
沙飞是《晋察冀画报》的创始人，也是该报的主要编辑人。他根据聂总对编辑画报的指示：“晋察冀画报的编辑方针，应该是把边区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光辉事迹反映出来，以鼓舞人民更勇敢的斗争。我们的画报不仅要面对边区，而且要面对全国，面对全世界。”结合他改造旧画报的宿愿，编辑出版了以宣传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等为目的，以新闻照片为主要内容的《晋察冀画报》。在创刊号上，反映了晋察冀边区军民坚持抗战和建设敌后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形，如：大龙华歼灭战、黄土岭战斗、陈庄战斗、百团大战、狼牙山五壮士、神出鬼没的游击战争、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大生产运动、外宾访问边区、白求恩抢救伤员、八路军向塞外挺进等摄影作品一百五十幅，沙飞的作品约占一半。这是在中国解放了的土地上，在抗战的烽火中，出版的一种完全崭新的画报。从此，旧中国为少数人消闲遣兴、传播色情的旧画报的历史宣告终结，而为人民解放服务、为抗战服务的人民自己的新画报诞生了。中国的画报史发生了质的变化。延

安《解放日报》载文称赞它是“开拓与创举”；国统区民众舆论热烈赞扬“这是一种奇迹”；重庆《国风》杂志载文：“它活跃在纸上的人民的姿态，丰富的敌后斗争内容，这更非那些兴趣放在大腿、曲线所能及。”

沙飞认为照相底片是最珍贵的历史资料，他十分重视。他拍摄的 有关鲁迅先生的底片，一直是随身携带。晋察冀摄影科和画报社全体同志拍摄的底片，都有专人保管，行军或有战斗情况时都有专人背带，规定“人在底片在，一人倒下，另一人背起，保证不损坏、不遗失”。有一次柏崖突围，形势危急，沙飞以身体作则抢着背了两个牛皮包的底片，在枪林弹雨中冲出重围，从雪坡跌下悬崖，冻伤双腿，几乎致残。沙飞和他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把底片保存下来。晋察冀地区抗战八年来拍摄的数以万计的新闻照片，现在大部分都完好地保存在解放军画报

社，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丰富的形象资料。这是具有历史价值的珍贵财富。毛主席曾称赞画报社的业绩说：“你们把战争年代的底片、珍贵的文物资料保存下来是一大贡献。”解放后出版的《革命战争摄影作品选集》、《老战士摄影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影展》、《老战士影展》、《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及革命历史、军史陈列中的许多照片都是那时候拍摄和保存下来的。

沙飞中年谢世，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为了纪念这位卓越的革命摄影先驱者，特编辑出版这本影集，这既是一本摄影集，又是抗日根据地的形象缩影。它可以使读者看到沙飞对革命摄影事业贡献的概貌。沙飞的革命摄影理论和摄影作品，将永远留在人间，沙飞的名字将铭刻在中国革命摄影史的丰碑上。



写在展出之前

按：此文为沙飞1936年12月1日在广州举行个人影展时所写，发表于《沙飞摄影展览会专刊》。后又载于1937年6月23日桂林影展的“专刊”上。

我学习摄影还未满五年，在这短速的期间中，常常为恶劣的环境所阻，以致中断，不过无论环境怎样恶劣，终不能磨灭我的志愿。因为我觉得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我是想利用它来做描写现实诸象的工具。

摄影是造型艺术的一部门，然而多数人还把它作为一种纪念、娱乐、消闲的玩意儿。这根本忽略了艺术的意义，而使摄影陷入无聊帮闲的唯美主义底深渊里，堕落到逃避现实，醉生梦死的大海中。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和可惜的事啊！

现实世界中，多数人正给疯狂的侵略主义者所淫杀、践踏、奴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因此，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尤其是摄影的人，就不应该再自囚于玻璃棚里，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题材。

然而在这五年中，我毕竟为了职业所限制，未能如愿地去获得所要找寻的题材，同时，表现的技巧也得不到修养的机会。这种束缚便使我感到莫大的痛苦，然而我并



图为1937年5月23日沙飞在桂林举办影展时的“专刊”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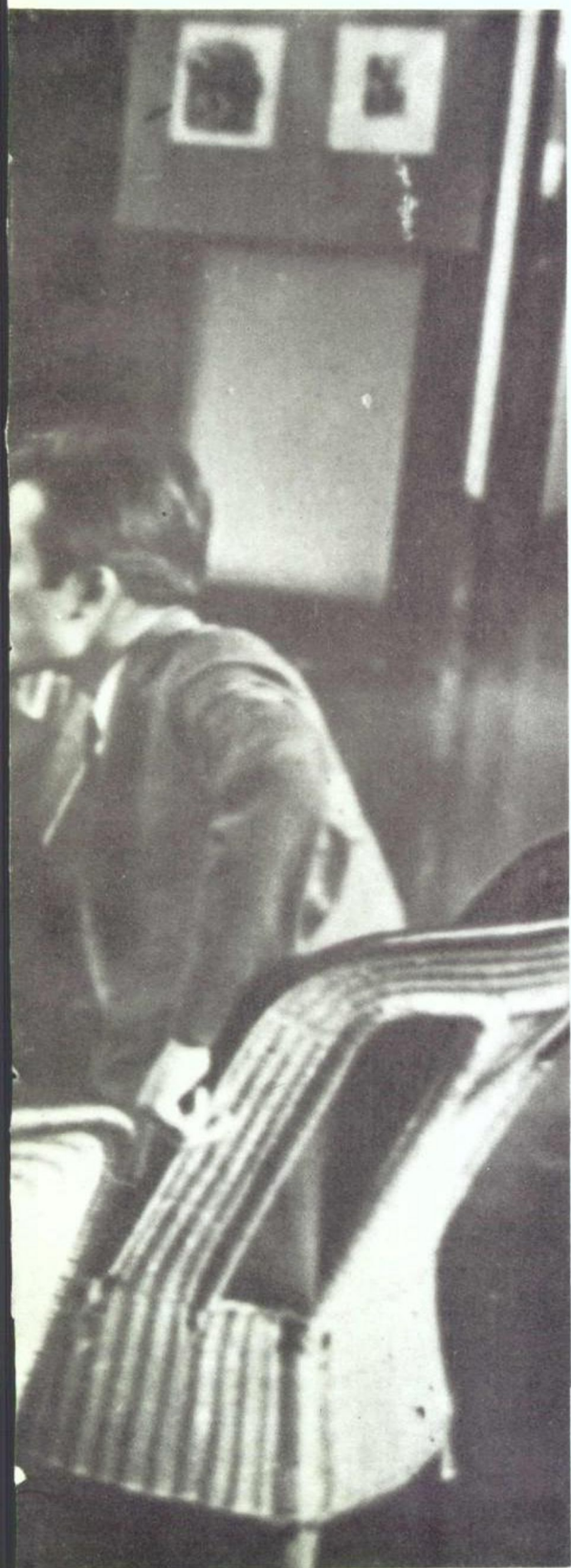
不因此而灰心，恶劣的环境只迫成我的抵抗中心——加倍地工作，才得到这么可怜的成绩。

个展的筹备只有两个星期。一个没有经验的作者，要在这短速的期间中把个展弄到完善，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愿意不断地耕耘，我更愿意接受观众的宝贵的评判。



鲁迅在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
—— 1936年10月 8日摄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





鲁迅在木刻展上会见魏璐诗。
——为倾慕东方文化而在三十年代来华的魏璐诗，曾热情参与我“一二·九”抗日救亡活动和支持中国革命斗争。现任《人民画报》德文版译审工作。

◀鲁迅和青年木刻家们在一起。



鲁迅与林夫、曹白、白危（记者）、陈烟桥在木刻展上亲切交谈。



鲁迅

——生前最后摄影之一。

以上该组影作原载1936年
《时代》画报和《生活星期
刊》等。

清道夫。

